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傳錄司方闕牧萬不揮赤筆持詩成重故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五世

德山鑒

十四則 洞山价 北六則 神山密 三則

石霜諸

六則

漸源興一則
夾山會十則

清平達

二則

校子同十九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龍流鈔出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久鄉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頌曰浩

渺深坑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釣風雲墮匣雷霆動應訴龍王不出頭保寧勇親到龍潭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與雲雨千古人同喫葉翁佛因白親到龍潭不見龍妙符先覺證玄宗茆庵盤結孤峰上靜對寒蟾挂碧空日漢南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遭一玷慄然歸去牙如劍棒頭撒出光燄燄大寒半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犯不現者回失却眼中蒼心閒責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湧活萬莫學承虛接響人守株待兔已機變知機變競子操落地楪子成七片道臺潭不見龍不現全身

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
菴片晚山集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曰外面黑
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
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
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
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鋸口似血盆一
棒打不凹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
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頌曰明暗相陵不足
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

破大唐無一人白雲端一時瀑布岩前落半
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
共橫行深寧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
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違本鄉
大洪遠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
龍潭截斷源流後佛祖孤峰罵未休照覺拾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
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上方益吹滅龍
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
跡跋鼈奔騰作麼生晏古佛黃金為骨玉為
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沒未悟心匠盡將
底事離威音龍門達德齋龍潭啐啄機芥針

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悵頭坐不顧青山雲
自歸京北府天寧連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
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盤真軒然頭角氣
如虹南堂鼎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
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佛
黑光百結欄杆破爛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

因一隻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侯舉月生開
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
萬丈雪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鬼難
分雪踏着鉢錨硬侶識錯認烏龜喚作鼈三
東窟谷連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
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天日

禪雋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
滅處饒端的不許蒼龍卧碧潭朴翁錄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嵩山換複子上法堂泛
西過東泛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
坐次殊不顧膀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

四五三

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
喝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
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頌曰一勘破二
勘破雪上加霜曾嶮隣飛騎將軍入虜庭再

得完全能執箇念走過莫故過孤峰頂上草
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還須是獵人老
虎睡驚纏舉目瞽然跳出獲全身活印信偷
營研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金鉗
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益德山老能
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弓收虎尾持
虎鬚弓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鴟山
退一箭佛祖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鷀
尾平持虎鬚若非深韓端倪何以坐觀成敗
俊處顯脫羣雖高來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
泊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四指也騎虎頭
把虎尾尋塞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槌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棍長者子
佛庵自謂毫髮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
排開自謂寨旗手未免孤峰沒草窠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於
峰頂上休更說夢退妻寺德山凡見僧入
門便棒頌曰德山棒劃斷聖凡魔瞻褒善
能方便持虎鬚忿怒那叱亦摧蕩淨印信一
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意氣箇箇是
知恩大洪恩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
潼關自泛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
雲瑞驟雨迅雷數李雲與電影隨將軍雖有令
何怕帝堯時大法速兩手托開無縫塔一脚

踢倒須彌山青天露憲無遮護阿師猶自覓
禪關成林木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濺星飛痛
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也崩摧四白
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
行佛相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撥雲霞一
條榔櫈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取眼時
遭八百拶開口處着三千強將盡當機截斷
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底下何
人有孟子平坐斬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
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佛心才入
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廝當不是奴奴
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燈均
棒下真鑰

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
不見龍王宮殿深鼓山珪入門便棒即當不
少依而行之胡麻所織徑山果曾透龍潭向
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辨只
許裝林作者知楚史方一條白棒胡揮亂擅
撞着聾頭魂飛膽顫典牛游殺活並行醍醐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及無善拔皎潔晴
天吼怒雷錢山萬疊盡驚聞日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資業道德山小參示
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曰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頌曰：德山自得任
公手一線分明，下西鉤透細金鱗，綻美水岸。
田五邊還把釣絲收。佛印元誅龍之劍，未可揮蛇。
大獵之家豈藉孤兔？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
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
來又縱之。兵歎許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
海印住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纏動陷閨津，這僧不
辨箇時節。為法忘身有範人，成枯木烟塵掃。
蕩將軍令正勅，流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還被活生擒。
寶峯照橫按鎧鉢居間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袖子，全機
塞斬咽喉。嘆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咷唶舌
頭三千里。
因悟動德山老人寐，痀惺惺法眼。
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締文經新羅衲
子。有丙無丁。
南堂典德山目廊侍者問：
達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勅
點飛龍馬，跋轍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洛出。

廊過茶與師師撫廊背曰昨日公案作磨生
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營地師又休去頌曰
跋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
識真軀汾陽帖正士忠臣氣家英一言佐國
死猶輕不同諱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袖裡歲鋒迴莫倚任他高作運機籌

若者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肅休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剗咄咄大陽忽
轉跳出千峰萬峰空突兀白雲端熟睡高
聲呼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懊惱昏沉不可論保寧勇觀面來時作者
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弓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芳渠得便宜天童覺不問
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喚金
吾老駿馬驕多不著鞭上方益商嶺東西路
不不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贊知師意人
是人非不欲聞伸杜春臨機一味放愁癡其

田五

六

毒尤深捧喝時堪暖人來誇敏手得便宜是
落便宜別本印頑皮老虎卧林丘一任傍人
放滴油淌肚只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半範只一箇林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
虔腳下路迢迢橫川洪昨日罵詈一番了老
倒疎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罵饒人些子

當者經開經雲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併岩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肖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陸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未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頌曰鐘鼓猶未鳴托鉢何處去一拶便回頭會得未後句空峯底未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舍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天童覺漂漂霜風裏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

心月收取絲綸上古灘空半祥鼓舜鍾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張無盡德山托鉢竝為奇好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人距叢林千古立雄基南堂與一過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絕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徑山果鐘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山不會未後句岩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榜鼓山珪千尺絲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児童不憚風濤惡走入蘆葦不敢窺真淨文鍾鼓未鳴先托鉢雪峰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堂且看岩

田三

七

頭有何說珠堂一雪峰公然喚回岩頭密塔
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勒與牛溝
漂漂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擅眸已
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圓明大辨研却月
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矣庵無德山托鉢詰依頭得人怕三家村裡
人醉後胡虧罵李庵德山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頌曰佛是西
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戶貫休前百草頭成卷林德山因臨濟
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遠老賊寐語作甚麼
師擬拈棒濟掀到揀床頌曰卧龍終奮迅

猛虎便咤呼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
林梢中臺空德山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
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
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
棒送一送者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
浦接住送一送師便啼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
山麼浦擬議濟便打頌曰單于自負藝過
人小將教詔去詔真到彼果然羸小捷回來
未免陷全身海印信譬如金籠鸚鵡兒觜如
紅玉一青木雖然學得人言語問著元來總
不知拂鉢匙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却門

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繞入禮拜

師薦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見兔放鷹目邪打正腳未跨門直湧猛

省木庵未

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挂辭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

識此人參學事畢或作圓授子青云然雖如

田五

八

是德山大偈歲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

曰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

侶石人眼半夜免教舜讓守林居湏知蒼絳

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

元是崑崙進國圖

叔把斷襟唯風磨雲拭

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

鈎天童竟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

詞

雲岩曰韓雲岩臨行間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邀得師真否如何極對岩良父曰猶這是師

沉吟岩曰价聞黎永當個事大湧審細師猶

涉疑頌曰鉢量非功不隣令星移斗換豈

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著應湧總滅門

王

堂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有偈曰切

忌泛他覓迢迢興我踈我今獨自徃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湧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頌曰動靜泛來每與俱回頭

幕地始逢渠直饒恁麼堪嗟喚作如如又

却迂本覺一水中影子自身有若寢無身影

亦

無百尺竿頭纔進步一毫端上現毗盧

母島

洞山後日供養雲岩真有僧問先師道

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有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

田五

晚爭宵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室鑑正明
驗正偏王機轉側者兼到門風大振弓規步
綿綿父子變通弓聲光浩浩天童洞山
雲岩岩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
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頌曰高
高孤頂雪濛濛刮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梅

消息轉不聞春色暗杳濃正正辨洞山首語
南泉值馬祖忌惄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
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
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煩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功者互換無底合
盤轉手擎穿心枕子通身飯天童覺千人絳

九

師曰乞師指示。渴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
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渴曰此去
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搬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
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
為甚麼不聞。岩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
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
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省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
難會眼。屢聞時方得知。頌曰。者箇分明有

情無情者箇。窮親無處不真。一打不着萬劫
沉淪一透不破。驩牽鐵磨一朝透徹以楔出
楔臭安面上口裡有舌。不惜不借東說西說
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曉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
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大

渴智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
珍。不識之人即荒草。南堂與南陽。師肌骨好
洞山价也。難討渴山翁。雲岩老童注破成鼓
倒。不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自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月堂昌洞山示衆曰。秋
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湧向萬里無寸

田五

十

草屨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屨且作
磨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佢石霜霜云出門
便是草僧四舉佢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
人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
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佛慈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免漸遙春草綠
往山果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
回機踏着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珠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佛錦紋戶外任
教荒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淨月成萬里無
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辭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
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圓悟
新豐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應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
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諳
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佛鑑慈虛玄鳥道沒

織埃玉殿空然瓊綠苔挂壁松飛秋蛻骨冷
溟老蚌盡懷胎足卷鑒洞山目僧問寒暑到
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日如
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閣黎熱時熱
殺閣黎頌曰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
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纏空上階
雪竇頭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
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慘惄人人盡欲出常流
折合還歸炭裡坐東大道熱時熱殺寒時寒
暑由來總不千行盡天涯諸事老君頭
戴楮皮冠老堂準備中有正正中偏流落人
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

芊是畫本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
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燈
劫無寒暑處爲君通枯木生菴又一重堪嗟
列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奉裡頭
者勿寒暑直下滄溟港得軌我道巨鼈能俯
首矣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覺水到渠成風行

革偃頰之不齊覩之難面誰信崖顙石裂時
黃金白銀如糞泥月堂冒盤走珠珠走盤偏
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
蹤圓悟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
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
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閑黎治父川寒時

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
薑打刀湏是邵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
當面藏身訣益山其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
擬議辨疎親匾檻蕪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
唉新松源并洞山曰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
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

四五

十三

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
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
山來頌曰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
怨讐始終滿面無慙色更有曹山乞作頭保
亨秀不入世未借緣剗壘空處有家傳白蘋
風細秋江暮古岸松歸一帶烟天晝覺玉鞭

總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鑿鑿總
指斥將軍正今不容存正堂辨三人證龜喚
作鼈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踏
破澄潭一輪月木卷水吾常於此切不是神
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截舌切切不
是標名虛事枕未了吾今為君訣林口心

洞山曰僧問之僧還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
後一莖茆頌曰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
燄雨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翠成
陰枝子青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
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成枯
木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箭中紅心當鋒

不是由基眼對面鎮山高萬尋
佛智柏古人出世寂難遭惟有江西路
更高人間已懵遜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茆
石門雖然火過一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
畢竟水湏朝海去到頭雲空覓山歸
佛塔洞山有頌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
播竿頭上煎餽子三箇胡孫夜歛錢
頌曰山猿得樹尾連顛喫道階除夜歛錢
敲磕髑髏無用處漫來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父母未生時還有這個麼
師曰只今豈是有耶宿搖手頌曰轉位換機覓更難
西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湏教徹底乾

王室辨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
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
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
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衆
舍裡去僧噦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
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頌曰
凡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
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鯢鯨無羽翼今日親
渡烏道天童覺聖量几情淨盡時轉身無
路事還非屋簷下遇粟舍裡馬腹臚胎一道

歸石渡月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待洞水達流即向汝道頌曰洞水
無緣會逢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窪
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橫川琪洞山因僧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簷苔頌
曰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繁四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正堂辨洞山冬夜果子次問奉首
座曰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黑似漆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
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掇退果卓頌曰洞山
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
點破牡丹菴下睡猫兒明任作洞山玷辱家

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
不起蓮庵名柱天柱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
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紅蓮香拂拂虛
皇惡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
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
前師曰持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十四其僧拂
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
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
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
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
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頌曰洞山日午
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

誰人不帶是非行。莊生澤洞山曰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漫伊曰爭奈羸瘠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波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恨漆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

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寧。未坐興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者他有分。曰和尚着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着他時則不見有病。頌曰。卸却臭皮袋。拈轉赤。

肉圓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體乾差醫不見。漫來辟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巒處舊山寒。湏勦絕莫顧預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盟。天童覺洞山因僧問和尚教學人行烏道未審如何行烏道。師曰不達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句。
田五曰私如行烏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梨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烏道。頌曰。古路脩然倚太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烏道雖為妙點檢。將來已觸途。升霞津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苦曰地獄。寂苦師曰不然在此水線下不明大事是名家苦頌曰人生家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何求成枯木鑊湯爐炭燒何般地獄三邊未苦酸湏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顧謂浮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燕畫

不如忌口天壇覺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宋易揚家覩尊貴泛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後自得碑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謂頌曰衲僧孔竅少人知副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母畫蛾眉海印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卷塵埃為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俺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設使将来他亦不受師深宵之頌曰祖師衣鉢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坐壇中白日長觸着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

豈淺慈領付将来本覺一洞山不安令沙彌

傳語雲岩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
雲岩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
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岩打一
棒沙彌無語頃曰洞山有路透雲岩絕處
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滿一
毫端此象鑒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

田五

十六

躋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廿
生唐潭州神山僧寂禪師與洞山行
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悟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

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機旋轉騎
牛戴帽與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天圭覺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熟國相如過槁蕭
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籠厚若驚
深自信真情參跡混漁樵白衣拜相喜難
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

歸宿五侯家佛世秦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

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笑贏得風光滿

面歸伊庵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

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
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工
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

理頌曰 大地火發間不容髮 南海崑崙天寨
不機粗粗相傳一頭楂楂天鵝 逢放頤叔
將寡教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
外來同行語話要不開自泛大地火發後古
廟香爐不著灰月堂 神山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聞黎
洞乃放下木橋領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
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
報五更丹霞洞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抵渴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渴曰施
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渴於地上拾得一
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渴曰

五

十七

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泛這一粒生 師曰百
千粒泛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泛甚處生渴
呵呵大嘆歸方丈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
出生來歷要不明不知 一粒泛何得兩過西
山寒氣清枯禪鑄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
窓外間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 師顏師曰偏
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偏界不曾藏意旨如
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
甚麼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
老漢蹉過石霜頌曰千疑萬慮扣禪關偏界
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游子失
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對門海

陽始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醉爭
侶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佛悲泉雙
眸自小患生盲兩耳送來只聽聲指點萬端
都不見如何彈指得分明保卒勇咫尺之間
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攔老倒石霜魯
柏月區區雪老童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
剛腦後添生錢南華易咫尺之間問石霜師
云徧界不曾藏閑市交閑急着眼塞北牛馬
海南番洞山曉遍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
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提撕箇中猶
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投子靜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是
圭芳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擊得驪

鎖子兩頭搖 頌曰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
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
常行投子青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
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保
卒勇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頌
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
竿頭湧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長沙岑瞻
頂門眼錯認它盤星拚身能捨命一言引衆
盲無門閑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
曰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
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 頌曰
不是圭芳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擊得驪

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金鑾玉鏡
豈不是笏粗粗相傳非外物
掣電光中着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湏拈出中下聞
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
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忉怛佛鑑慈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嗣道吾一日隨道吾往

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湏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
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

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
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來打
先師因緣會也未田五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
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

拜石霜設衣懺悔他日特鋟復到石霜於法
堂上泛東過西泛西過東霜曰作麼十九師曰覓
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自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裡針劄不入
着甚麼力師持鉗肩上便出頌曰兔馬有
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零着隻履西歸
曾失却靈寶鏡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四明鏡
照梳頭一沒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道吾解語無舌漸涼無手行拳打得
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
屈之言難宣欵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

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閭浮千萬年

妙湛慧

木人把杖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
生休更問淺來日午打三更長靈牛生也全
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
常片片因悟劫無鬚鑽子兩頭搖無瑕璧玉

三四回歎又遭刖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遷化逐
佛性泰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
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東庵悟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闊浩浩一時
漏泄道吾機又着柵杖倒頂帽楚安方本地
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鉏肩上便
行時大辯淺來還若訥升霞淳生前曾弗遇
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
金鑽子任浮沉本覺一明頭落卽暗裡喫交
妻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不見一隻銀
餅桂樹梢靈寶宗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
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白大鵬展

翅滄溟翠浩浩清風生羽翻南堂興急水濺

雨散月

開來經萬劫絲毫纏動錢輪隨雲收

雨散月

明夜反動江波說向誰

木庵求

頭下釣時錦鱗紅冕尚遲疑蓦然跳出洪波

裡雙霧擎雲宇宙低

唐庵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湖松子初住京口寺因
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

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喫師遂詣

二十

益後散衆參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
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
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曰舉佢吾吾曰者
漢此回方徹頌曰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
風吹火借水獻巷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且看
來年二三月嘲泥燕子入人家

慈受深臭口

較石霜百步頌曰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
玲瓏溢日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
應難丹霞淳不立識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
他人高揮寶劍無踪跡月裏姮娥現半身成
枯木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
旦氣埃清四液垂衣皇化自無為

天無覺太

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
璇學佛人人被熱謾撥塵見得幾何般狂風
掃地雲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別峯中天寧地隱顯
全談不露額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
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閨仰堂仁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

田五

丹一

對談師曰文殊與吾勞水去普賢猶未折苍
來頌曰親言言處熟人知今古無傳類莫
齊玉馬雪行歸夜半羚羊挂角日沉西故子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尔混
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成林木大方獨
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圓正坐當軒無位

田翻巨浪直湧點點盡朝東丹霞淳古鏡重
磨又一新一凹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老禪翁把要津宝峯寺二十年前此地
遊木蘭菴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
無蒼僧白頭故山珪境詰會來猶未是却問
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

眉橫 桂山 素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
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晴窗成 月桂寒松碧嶂
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 成桂木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
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 天目禮 夾山示衆云目前無去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九

轉靈丹難却易一鎌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
壘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 長蘆卓 年來萬事
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春不傳天子令
時清休唱太平歌 鼓山珪 寢人面前休枕臺
生錢團上湏有縫明明說與却佯聲只管外

邊閒打哄

松山果

惺不成團擾不開德雲幾

度下崖嵬

有時行到海南岸

寂寥還從舊路

回最庵印

夾山普

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

日云某甲

只為佛法來

不為送茶來

那云和

尚令請上座

日云和尚即得日

乃將茶去作

務覈見師

遂撼茶碗作聲

師不顧

日云釀茶

三五碗意在饅頭邊

師曰餅有傾

茶勢籃中無

我箇既

日云餅有傾

茶勢籃中無

一既便傾

茶大眾俱以目視之

日云大眾鶴望乞

師一

言師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

盛將歸

日云手執夜明符

箇知天曉

師召大眾已

有人也歸去來

乃住普請

頌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湧颺下往往事從閑話生
莫將閑話為閑話朴翁語 搶板漢沒拘束餓
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歷歷 夾山在鴻山
作典座鴻問今日喫甚菜 師曰二年同一春
鴻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頌曰相
逢借問衆僧廬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
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枝子青變生為穀
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齋意
調和味塞口多人正覺迷雨過龍庭苔蘚潤
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
勞視聽大洪預 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
桂菴香撲撲平地是青雲大洪思 夾山嘗撞

一小師福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舉遠
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
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著火汝行益
時吾為辰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悟
入頌曰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辰
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僥倖不活潑若

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閘活活饑饑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
田五 師曰戶挂洞林影中韓取十三 師曰威音那畔
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寐寐
滿窓唯有月虛明升霞淳 鄂州清平山
令遵禪師師 因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
漏師曰竹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覩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交付與典座頌曰有
漏竹籬無漏木杓燈赫禪和妄生小度伶俐
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鎗李廣箭穿鷺
鷺_珠覺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裝

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南
昂有漏农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派徒勞卜度
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鶴白鹿先
竹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
臭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
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
略約平常一句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寶
宗丈二鋼釘八尺鐵樑插在眼中猶自不
警中臺空清平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
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
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

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
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
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頌曰父
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叮嚀指點
家園事行盡荒郊詰短長大洪達士埋處處
鐵箞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

四五過鐵門關

靈堂行

一十四

方知行過鐵門關

靈堂行

一十五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嗣翠微

趙州

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頌曰活中有眼

還同死藥忌何湏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

不知誰解檄塵沙

雪賓錄

大死底人同活人

三千豪傑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降
番上將身佛印元死去活來牙上露捉明酒
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下
成白雲端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
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窄向雪中歸良譽
趙州解然無絲線投予能穿沒裏針好手手
中星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佛祖燈大死底
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鼓山注未忝不陽艷競
裁桃李春翻今力畔者半作賣杏人徑山果
我疑千年碧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鰲頭一旦忽擎出正堂神棚前夜

半丟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裏頭畢竟有人宰雪菴璽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頌曰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踪海岳寒投子青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

廿五

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紺遮得傍人眼也無白雲端投子下禪林雲中迸電光胡僧歸沙漠六月下嚴霜佛慈泉投子示全機清風動翠微十身何處是贏得眼如眉佛心才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釣頭不是無香餌箇底如何釣得渠長雪草捉賊人

四五

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礮猿啼夜鏡作心肝也斷腸佛劍鬼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千差覲面難相識京兆天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徑山界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喚蒼下綠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

水菴一

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十舌未免兒分贓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閑防或庵牀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頌曰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顛頽靈光萬

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搏。洞山孤圓缺曾
伸問老翁石龜嘶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枝子青圓後圓前作者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
輦林作是非。正覺遠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
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拂寧勇吞却易
吐還難湏。弥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
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參投子投子投子撲輪無
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瑞齒粘牙爭得
超今邁古。石庵培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
有何境界。師曰一角女子白頭絲。頌曰山
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正覺
山誰可擬。閑雲流水不同歸。白雲端蒼萼樓
前春正濃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
力。唉倚闌干屈曲中。拂庵根住山境界問如
何女子雙鬟髻已皤。覩面不逢休更會。白雲
飛過舊山河。天日禮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
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麼長。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
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何是第一
月。師曰孟春猶寒。頌曰投子投子超今邁

古遇人識人頭灰面土一月二月寒暄說說
住峰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暖第二月若無閒
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
寒與秋熱_{袁庵岳}投子曰僧問一大藏教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

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出
大藏教頌曰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釤觜鐵
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角磨盤空
裡走_{圓悟勤}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
都坐斷一劍倚天寒_{治父川}一出一入半合
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狹嘯古苔要知奇特事

當甚破草鞋_{木庵永}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
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曰昨夜
三更轉向西頌曰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
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樂底無限清風付
與誰_{慈受深}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
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狹微聞嶺外啼_無

_{卷第}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
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洗泥_{已審深}
投子曰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
飲噉何物師曰喫喫頌曰玉角霜毛
露地牛人問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吼
有若渴山日日_{渴山}露地白牛起問端

四五

二十七

月堂昌

有客釣鱉魚區

抽要在蘿薜霽手月堂昌有客釣鱉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汎裏蚌滿腹是驥珠佛鑑惠

教滄海乾乾明慧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

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

語頌曰第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嘶蒼入帝

行堂

開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不在東西山

行堂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頌曰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

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兒孫看眼看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湏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跨庵中坐一日不快添福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

抽要在蘿薜霽手月堂昌有客釣鱉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汎裏蚌滿腹是驥珠佛鑑惠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頌曰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
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兒孫看眼看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湏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跨庵中坐一日不快添福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

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鶯愁腸寄與
誰頌曰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
伊縕競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保寧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
和尚莫家沸棗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投子投子模輪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美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開瞎話僧若得投子機隨手拈來打投子圓悟和尚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其僧有省頌曰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南堂典投子指雨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後回看華嚴經方有省頌曰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杏雨一

百十城流水香絕象鑿百蒼香裏鷓鴣啼白面郎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草萋萋竹屋簡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乃彈指三身頌曰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閣紅日晚夜深人喫碧峰頭投子青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嘆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頌曰入草覩尋草裡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木菴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